

说出了张子强的出生年月、家庭情况，以及他老婆的名字后，张子强心中也明白，面前的对手，不是一无所知、毫无准备的公安。他点了点头，算是表示默认了这些。

子夜时分，预审室里依然是灯火通明，七八个小时的针锋相对，双方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，张子强勉强承认了除名字以外的一些基本情况。

做好笔录后，审讯人员让张子强自己上来看过记录并让他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张子强逐字逐句看完不算，在两页笔录的所有空白之处，还用笔画上了70多道横的直的杠杠，生怕别人在这份笔录的空白之处会做手脚加上一点什么似的，然后才提笔在记录纸上写下“以上笔录我睇过正确”的字样。

在审讯胡济舒时，也是困难重重，他一口咬定自己叫陈树光，是泰国商人，来内地旅游，没有犯罪。他以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预审员是香港警察，一定要对方出示证件让他看个明白，当他确认对方出示的广东省公安厅警察证时，还带着蔑视的口吻说：“如果你们是香港警察，我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
第一次较量，没有收获。这是“两林”多年的预审生涯中，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对手。

斗智攻心

张子强的犯罪生涯中，曾多次被香港警方抓获，因此在对付司法、审判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应对经验。想

当年那宗轰动香江的启德机场1.7亿元大劫案，尽管起先张子强被判入狱，但是后来他还是钻了法律的空子，通过律师上诉得以脱罪。

任凭预审小组怎样讯问香港启德机场两宗大劫案，以及发生在香港的两宗绑架富商勒索案，张子强都守口如瓶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就是不正面回答问题，相反却对着审讯人员大谈他的人生哲学，大谈他的处世之道，大谈他做人的“成功之处”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审讯工作毫无进展。面对这样一名充满犯罪阴谋、熟悉法律条文的凶犯，陷入僵局的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在苦思冥想，指挥部领导也多次招集专案小组成员一起研究，努力寻找着此案的突破口。

最后，指挥部决定，先易后难，先外围后核心。既然张子强坚决不开口，那就顺水推舟，先让他冷一下，

预审人员对张子强（左一）进行审讯。



放下来不去审他，使他从心理上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审讯小组不再去与张子强硬碰硬较量，而是采用了迂回战术，先从团伙成员中心理防线最弱的下手，然后扩大战果，最后才向张子强发动总攻。

团伙成员张志烽被捕时已经53岁。他早年偷渡到香港后曾结过婚，但很快又离了，一直是一名“光棍汉”，直到年过五十才好不容易娶了个四川籍的女子建立家庭，不久前才为他生了个男孩。

预审员分析完张志烽的各种情况后，断定他和团伙中的其他成员不同，有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心理防线应该是最脆弱的。选准了突破口，就要下功夫穷追猛打。4月10日，对张志烽的审讯重新开始。

5名预审员并排坐在张志烽的对面，照例是一番法律教育。张志烽仍然是老调重弹，说他在内地没有犯罪。几名预审员这回换了一个话题，谈起他个人的前途，谈起他的家庭，更谈起他那出生不久的儿子。张志烽沉默不语，看得出他的内心十分不平静。

眼见火候到了，预审员突然提高声调问张志烽：“‘蝠鼠’是什么时候回广州的，回来干什么？”

张志烽一听到“蝠鼠”两个字，浑身就像触了电似的猛抖了一下。“蝠鼠”是胡济舒的绰号，平时没有什么人知道。这回完了，公安局连“蝠鼠”都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藏的，不如争取立功好一点。

张志烽颤栗着说：“那是去年的